



孟 晖 著



---

# 唇间的美色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唇间的美色

孟 晖 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唇间的美色/孟晖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74-0531-4

I. ①唇… II. ①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8432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mailto: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毫米×200毫米

22.5印张 137幅图 19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铜雀春深锁军备 .....	2
偶然想起孙策之死 .....	7
捕快的先驱 .....	10
子敬书裙 .....	14
面纱下的健儿 .....	19
天步下的香尘 .....	24
最华丽的“汉服” .....	32
汉晋也兴荷叶边 .....	41
胡服变作汉衣冠 .....	44
红霞帔的命运 .....	50
满朝朱紫贵 皆如郝思嘉 .....	54
荷包低垂绣带长 .....	59
拎条手帕做提包 .....	62
宝钗的罩衣 .....	65
蔗浆樱桃大唐春 .....	68
蕊押班 .....	71
宋代的私家菜 .....	78
“竹水”的前世今生 .....	81
收藏荷珠 .....	86

唇间的美色 .....	90
王谢堂上的冰盘 .....	95
鸡屎的养成 .....	99
唐人揩齿 宋人刷牙 .....	103
南宋秘书省的“卫生间” .....	117
番红花与宣和宫香 .....	121
香 灯 .....	127
持荷送巧的磨喝乐 .....	133
乱点鹌鹑成鸳鸯 .....	139
天坛的水晶帘 .....	144
人间不见画花人 .....	152
芳官的洋名字 .....	157
外销画家呱呱叫 .....	161
江南风景旧曾谙 .....	168
写作另一种历史 .....	171
湘瓷泛轻花 .....	175
红楼的方式 .....	178
银凝的好梦 .....	182

室有余香 .....	186
汴梁一梦繁华 .....	190
找到大观园的北 .....	194
美人入画画入屏 .....	198
芳香的时间，在汴京…… .....	207
金辉银耀的创意 .....	211
钗头花里品唐诗 .....	216
历史流星的捕手 .....	221
“闷骚男”雍正 .....	229
鲜花熏香的皇冠 .....	240
大明衣冠的撷花人 .....	244
衣裳上的百年 .....	248
图录，展览的延伸 .....	252
高原上的海洋 .....	256
设计的失落 .....	260
三树桃花出美人 .....	264
当美人走下屏风 .....	268
气味的文明 .....	272

我们的香气哪去了? .....	276
蟹宴的洗手汤 .....	280
香花饮 .....	284
闲话钟形裙 .....	288
穿越妙策 .....	293
复兴不是造梦 .....	297
明朝的玫瑰 .....	301
芸娘的花屏 .....	305
步步莲花步步情 .....	309
红楼的物质性 .....	314
文艺复兴在青州 .....	318
桃花俊得江山助 .....	321
感受往昔大师之美 .....	325
呼吸千秋绘事 .....	330
名作与民众 .....	335
珍品的金秋 .....	340
守住岁月与山河 .....	344





## 铜雀春深锁军备

“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翻成西班牙语，是不是得用“可能式完成时”时态呀？甚或要动用“虚拟式过去未完成时”？因为诗句所表达的纯粹是一种虚拟的可能，在真实的时空中一丝不曾发生。诗人喜欢“立意必奇辟”（《瓠北诗话》），读者却或许就此产生误会的印象，以为铜雀台是类似隋炀帝“迷楼”的建筑，供帝王在其中不仅骄奢而且淫逸。

曹操建铜雀台的本意何在？

陆翊《邺中记》记载说：

建安十五年，铜爵（雀）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铜爵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

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

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又于铜爵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蕃客，曰“圣井”……南则金凤台有屋一百九间……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熬之难尽，又谓之石炭。又有窖粟及盐，以备不虞……三台皆甃瓮，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以金屈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

建安十五年至十八年(211—213)，铜雀台及其南侧的金虎台、北侧的冰井台相继建成，到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更加崇饰，甚于魏初”。关于石虎时期的铜雀三台，《邺中记》的描述光怪陆离，然而，其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却很关键：铜雀台上建起五层楼阁，同时，在高台基中挖出两口深井，通过地道与台上相通，井中则贮满财宝、饮食；冰井台是在台顶建冰室，冰室内挖有深度达十五丈的大井多口，不过，这一处建在高台上的大窖虽然名为“冰室”，其实却是储存各种生存基本物资的仓库，深井里分别贮存着最重要的几种生活资料：有的井里藏冰，有的井里藏煤（石墨），有的井里藏粟米，有的井里藏盐。

最惊人之处在于，三台之间交通的空中阁道采用“浮桥”，也

就是活动吊桥的形式。按书中的说法，这一对浮桥用“金属戍”也就是金属合页接合起一段又一段的桥面，“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利用连缀桥面的金属合页可以打开的功能，再结合其他一些必备的机关，将浮桥伸直，平铺在高台之间，便形成来往的通道；一旦将机关反向操作，各个合页收折起来，那么，浮桥的各节桥面也会两两折叠，三台之间的通道消失，作为主体的铜雀台便变成一座巍峨高耸、易守难攻的空中孤岛。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石虎时期的铜雀三台上已然运用了折叠伸缩式活动浮桥！

不难看出，石虎所完善的铜雀三台其实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军事工程设施，其目的在于一旦外敌突然袭来时打好防卫战。三台均非常高大，所有房阁都建在台顶，这样就不易被敌人攻陷。台体的上部建有大量房屋，不仅可供上层贵族的重要人物暂时避难，同时还能容纳人数众多的军队将士。主台铜雀台内的一口深井贮藏财宝，部分承担了国库的功能；另一口深井则贮藏现成的饮料、食品，这是随时预备一旦突然发生意外情况，撤退到台上的人们免受饥渴之苦。冰井台上的深井内贮藏冰、煤、粮食、盐，《邺中记》明确指出，意图在于“以备不虞”，防备各种突发的意外情况。显然，这是一批重要的战备物资，一旦邺都被外敌攻陷，国君率军队撤退到三台之上，利用冰井台内的储备，还可以坚守一段时间，等待远方援军

的驰救。

粮食与盐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煤比炭燃烧更持久，如果用于冬季供暖，能提供更高效率的热量。那么，冰呢？何以非要在高台之上藏冰？显然，是为了解决战备中最重要也最难解决的一项，水！

要在高台上打防守战，供应饮水是个极其令人困扰的问题。且不说很难利用引水工程从湖河中将水抽汲到台上，即使建成这样的工程，在战时也会被敌军轻易破坏。另一种方案是在高台上直接挖水窖，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解决窖壁渗漏的问题，水窖中的储水会慢慢渗干。因此，用储冰代替储水，竟是一个方便而又实用的计策。高台的厚实的夯土台基起到了良好的隔温作用，让冬冰在台基体内的深井中长年不化，而固体的冰块当然无渗漏之虞，到了战时，便是洁净的水源。

石虎时期的铜雀三台虽然华丽辉煌，但仍然只是对于当初曹魏三台的扩充与完善。因此，可以推断，曹操在建安年间营建铜雀三台，一样是出于军事目的。实际上，《魏书》“王脩传”里曾提到，“严才反，与其徒属数十人攻掖门”，曹操当此变乱之际的反应，便是立刻撤到铜雀台上避险。

不可否认，曹操与石虎在建设铜雀三台的时候，都在高台上加设了富丽堂皇的宫阁建筑，让军事设施同时还具备政治的功能以及

享乐的功能。例如，在冰井台顶，曹操就顺手给自己盖了座凉殿。不过，其实更该注意的倒是，冰井台创建于建安时期，故而，在高台上设冰室，大量储藏冬冰作为水源，以此解决战时用水，这一妙计的专利权属于曹操这位了不起的历史斗士。另外，也不能遗忘铜雀三台上曾经的“折叠伸缩式活动浮桥”。在军事工程学这一纯属男性的充满暴力与智慧、然而也闪烁美感的角斗场中，曹操与石虎的名字都曾用发光的颜色写在浮沙上，然后被时光拂灭痕迹。

## 偶然想起孙策之死

一册陆灏公子的《东写西读》在手，我才惊觉此君之于《三国演义》的一往情深。以前见面也听他提起对于“演义”的挚爱，但却无法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谈，因为我偏偏对此名著完全找不到感觉。相反，曾经偶然到手《三国志》，随便翻阅，便觉触电。

可见，一个读者对于经典的好恶，他或她的性格、情趣等等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难以遵循一定的标准。我读“演义”的时候，总觉得书中主题先行，根据意识形态立场而设计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命运，如此的写法对于那些被设定的“反派”人物就非常不公，比如吴国一方的人物就个个颀颀到可笑，好像那地方的人集体智力低下。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反感在心里，一旦翻《三国志》，让我自己都很意外的，立刻被《吴书》的世界迷倒了。

别人不说，就一个孙策已让我大惊失色。原来还有这样的中国男人！不仅因为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真正让人为之动容的，是他



的死，或者说，是关于其死亡的一种传说。先说他的受伤：

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许）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这是裴松之注所录《江表传》的说法。其实，《吴书》“裴注”关于孙策之死，还载录有《搜神记》所给出的解释。这也是今日所见之《三国志》的可爱，或者说，是“裴注”的独出人上——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众声嘈杂。当时人对于自身所处年代的认识，以及随后三四代人对于尚未久远的往事的理解与想象，在“裴注”中隐约闪烁光彩。“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裴松之对于历史写作的理解，实在超出很多后代人之上。

用今天人的话说，“裴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逢到我这个“后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读者，一想到男人，脑海里就是大卫《荷加斯之誓》的形象，于是当然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信息：

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

其夜卒。（《吴历》）

在“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脆弱形势下，孙策却因为喜欢打猎而遭袭，真是莽撞得可以。受伤之后，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俊美容貌因箭创被毁，却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放弃了生命。“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对他来说，美的形象，是男性的完整生命的一个必要部分，当生命变得残缺的时候，他绝不肯苟且下去。

争论这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当然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此传说的产生与流传，反映了那一个时代——裴松之以及他的前辈们所创造的时代——的英雄观。对我这个“后浪漫”读者来说，关于孙策之死的这一种记述，其意义并不在是否客观反映了孙策的生平，而在于呈现了一个风云时代的道德世界。在这个道德世界里，“苟活”不被肯定，“尊贵”才是生存应有的品质。显然，《江表传》及《吴历》所讲述的孙策之死，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呈现了历史真实——价值观念的历史真实，从而有着重要的历史学价值。

原来我们不必非向欧洲传统寻求伟岸的人格、强悍的生命。一个无比伟大的世界始终静静存在，只是落在了今人的目光之外而已。



## 捕快的先驱

《晋书》“贾皇后传”里有个段子，让人非常怀疑其作为史料的可靠性：

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姬，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篋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篋箱，忽见楼阁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当时洛阳南城负责管治刑事犯罪的“盗尉”，手下有个相貌特别漂亮的“小吏”听其调遣。忽然一天，这位小吏穿上了异常高档